

“亮亮”老师结婚啦，拍下“最”美婚纱照

湖南支教夫妇返乡成亲，这场简单婚礼获全网点赞，伴郎伴娘都来自贵州广西大山里



侯长亮过去在广西、贵州支教时的几位学生专程赶来当他的伴郎。 通讯员 供图

宁乡小伙搭建120亩种植园

“想让更多湖南人吃上绿色水果”



扫码看视频

盛夏时节，毒辣阳光无法阻挡游客采摘火龙果的热情。“看，这个火龙果表皮皱皱的，应该是熟透了，吃起来肯定很甜。”上周末，长沙市民王小姐带着家人驱车100多公里前往宁乡市灰汤镇的火龙果基地玩耍。

王小姐采摘火龙果的喻氏果苑，是宁乡市规模最大的火龙果基地之一。基地负责人喻灿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宁乡小伙。10年前，他拿出全部积蓄返乡创业，其间果园遭受三次重创后起死回生。他说：“想让更多湖南人吃到绿色健康的水果。”

田间果飘香，火龙果采摘正当时

绿色的藤条层层叠叠，火红的果实缀满枝头。在宁乡市灰汤镇的喻氏果苑里，一排排火龙果架色泽艳丽，鲜红的火龙果犹如一个个“红灯笼”从绿枝中探出“脑袋”，成熟的果实透着甜蜜的味道。

“虽然基地的采摘价格贵一点儿，但水果特别甜。自采自食，小朋友吃起来也更放心。”王小姐牵着3岁大的儿子在基地里穿行，享受着采摘的乐趣。

“36摄氏度到42摄氏度，火龙果树的生长过程会被抑制。火龙果受到热害，会出现树体发黄、火龙果苗枝条灼伤、叶片坏死斑等现象。”喻灿表示，特殊时期，不仅要给果架挂上防晒网，而且要及时灌溉，通过增加土壤水分供应和改良果园湿度状况。

喻灿指着眼前的一筐火龙果表示，这些都是今天刚摘下来的果子，清点数量、按品相装箱后，它们将被送往社区团购物流中转站，通过“团长”送入长沙上百个家庭中。

10年3次创业，他努力克服各种危机

在灰汤镇的村民眼里，喻灿脸上总是挂着湖南伢子独有的灿烂笑容。可鲜有人知的是，喻灿的果园曾遭遇3次重创。“天之降大任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”亏得血本无归到如今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创收，喻灿如此评价创业10年。

2012年，喻灿带着工作5年攒下的几十万元积蓄回乡创业，因缺乏种植经验和成熟的技术，他亏得血本无归。“既然种植技术不行，就去请教老师和农业专家，多刻苦钻研。搞农业一定要舍得沉下去。”喻灿说，渐渐地，他对草莓、黄桃等水果的生长情况了如指掌，可以根据叶片特征分辨水果的生长情况，是否缺乏某种元素。

技术过关后，2017年，喻灿的果园又遇上了特大洪水，“基地全部被冲毁了，就剩下我们几个雄心壮志的创业者，综合损失200多万元。”之后，暴雪又将基地的大棚压垮了，喻灿带着合伙人再一次重新选址、重建基地。

三次重创下，亲朋好友都劝喻灿放弃回乡创业的想法，重新回归职场。“不管晴天、雨天，每天都得守在果园里打理。尤其是种草莓时期，天天蹲在田间真的很累。”喻灿介绍，如今，这片占地120多亩的果园会根据季节种植草莓、火龙果、无花果和黄桃等，一年的销售额约160万元。

■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肖梦媛

“亮亮老师结婚啦！我们去接雷老师咯！”8月15日，就读于南宁师范大学的蓝程赶往邵阳市洞口县，只为参加“亮亮”老师的婚礼。

亮亮老师叫侯长亮，他曾在贵州、广西支教11年。今年8月，他和妻子雷宇丹结束支教生活，回到赧水河畔，补办一场迟到的婚礼。伴郎、伴娘均来自贵州、广西的大山里，伴郎没有统一服饰装扮，12辆婚车是当地公益组织爱心赞助的……这场简单的婚礼，却得到了全国网友的祝福。

■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黄亚苹 丁鹏志 通讯员 谢定局

老师“亮亮”是不服输的“老男孩”

“我们是亮亮老师的追随者，一定要来参加他们的婚礼。”今年22岁的蓝程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大化县，如今是南宁师范大学一名大二的学生。他，曾经是侯长亮支教的第一站——大化县尤齐小学四年级的学生。

“时光荏苒，支教认识的娃娃们也各奔东西。感谢亮亮老师，点燃了我的求知梦想。”蓝程回忆。“亮亮老师对文化课要求很严格，但也注重培养我们的兴趣爱好。”蓝程说，不管是美术还是书法，侯长亮都经常进行手把手的教学。久而久之，亮亮老师跟孩子们打成一片，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。

“当时山里的孩子本来就不好带，再加上语言不通，我后来才知道，亮亮老师每个月只有800多元的生活补助，实在太难了。”亮亮老师的另一名学生韦秋美说，她的家乡大化县雅龙乡是少数民族聚居区。

当时，孩子们的普通话都不太标准，而且交通不便，学校教学设备不齐全，但亮亮老师却不畏难，他是一个不服输的“老男孩”。

“如今十多年过去了，亮亮老师依旧坚持初心，始终奋斗在教育一线，这种精神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。”蓝程感慨地说，大学毕业后自己也将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，希望紧随“亮亮”老师的步伐，永做山区基层教育的“垫脚石”。

见证了山区教育发展的“非凡十年”

“见证了山区教育快速发展的‘非凡十年’，收获了感动和爱情，是值得的。”侯长亮说。

2013年，侯长亮离开首次支教的大化县时，坐在车窗边的他看到孩子们哭红的眼睛，不由心头一颤，“就这样离开，我是不是错了？”侯长亮说，当时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逃兵。

据媒体报道，工作表现出色，侯长亮陆续被

当地媒体宣传，荣誉加身，粉丝甚多。但他“只想静下心来教书，于是选择离开，前往更加偏远的山区支教。”

“当初孩子们不知道铃声，现在的学校都有多媒体课堂，原来坑坑洼洼的山路都硬化了，山区教育发展日新月异。”侯长亮说，见证了山区教育快速发展的“非凡十年”，有幸成为参与者。

携手支教，他们收获爱情

春暖花开，一个叫雷宇丹的女孩联系侯长亮，表示自己研究生毕业后，也想去偏远山村支教。2017年7月，雷宇丹再次联系他，说自己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，马上要过来。

那时，侯长亮刚刚结束了贵州的支教任务，正要前往下一所小学。于是，他们约定在去云南昭通的火车上见面。在朝夕相处的支教过程中，俩人开始互生好感。有一次，侯长亮带着雷宇丹去探望他以前的学生，在最初支教广西的那座山上，他向心爱的姑娘表白了。

“虽然不懂浪漫，但质朴可靠，会照顾人。”通过相处，漂亮知性的雷宇丹接纳了瘦弱还有点木讷的亮亮老师。

2020年，俩人原本打算去丽江、三亚等地拍婚纱照，为了不耽误教学进度，选择在他们爱情的见证地，在学生的簇拥下自己拍下婚纱照。白墙青瓦，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做背景，这套婚纱照也被称为“中国最美婚纱照”。

不久前，他们支教了5年的小学撤校合并。火红的七月，在外漂泊了11年的侯长亮带着媳妇回到老家，补办了因疫情影响延迟了两年的婚礼。

“我和妻子在偏远山区相识相知相守五年，现在举行了婚礼，终于兑现了对妻子的承诺。”侯长亮说，支教了11年，也是时候回家了，以后会继续关注基层教育。